

邢 費 惠 著

歐洲哲學史上的人道主義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

邢 贲 思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邹纪华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

邢贲思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省溧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3,000
1979 年 3 月第 1 版 197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2074·351 定价 0.58 元

前　　言

本书试图对人道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些历史性的考察，借以回答由于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哲学的反动宣传而被弄乱了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人道主义是与人类俱生的永恒的思潮，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之后才产生的；人道主义是超阶级的、全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属于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是始终进步的，还是只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冲决封建制度的网罗，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才是进步的，而当着资产阶级掌握了统治权之后，人道主义就逐步变成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逐步演变为一种失去进步意义的思潮；等等。

研究人道主义对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有重大的意义。作者多年来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工作。由于“四人帮”对理论工作的严重破坏，许多同志都放弃了长期以来从事的科研课题，作者也中断了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探索、研究。粉碎了“四人帮”，为一切工作带来了生机，理论工作的前途也一片光明。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作者不避浅陋，重新进行这一工作，写成此稿，以期抛砖引玉。如果此书能够引起一些同志的兴趣，使得更多的人来研究、探讨这一问题，带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这便是作者最大的快慰。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二月

目 录

绪论	1
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形成	21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	36
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人性论	61
欧文的人性论是其“新社会体系”的理论基础	93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两重性	110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133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剖析	172
一种以人道说教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评“真正的社会主义”	189
孔德的“人道教”	203
存在主义的所谓“新人道主义”	215

绪 论

在欧洲的思想史上，很少有哪一种社会思潮象人道主义那样源远流长，具有广泛的影响，那样绵延持久，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发生作用。用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的著作，古往今来真是不计其数。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里，人道主义仍然风靡一时，打着“研究人的问题”的旗号的作品，充斥于学术界、文艺界，各种名号的人道主义协会、团体、机构数以百计。许多哲学流派都把自己标榜为人道主义，什么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新托玛斯主义是人道主义，人格主义是人道主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不但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声称自己是人道主义的信徒，连一些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人也居然说“我们是人道主义者”（苏联六十年代一篇发表在《哲学问题》上的文章名）。对于人道主义这样一种有悠久历史、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我们理应进行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哲学把这个问题弄得十分混乱，这种研究就显得更加必要。

苏修的理论家把人道主义说成是一种同人类的历史同始终的、永恒的、“全人类”的思潮，它超乎一切时代，超乎一切阶级，是全人类的“至高信仰”。他们把一部思想史说成就是人

道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人道主义发展史这根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苏修的哲学权威康斯坦丁诺夫甚至说：“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见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就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思潮如出一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人道主义高于共产主义，他们的口号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人道主义”。所谓“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实质上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人道主义”这一口号的翻版。

人道主义是不是一种全人类的思潮？不是。自从出现了阶级以后，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过什么超乎一切时代、超乎一切阶级的全人类的共同思潮。在阶级社会里，各种社会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道主义这种思潮也是一样。由于人道主义这个词用得很滥，很多人把凡是涉及到人的问题、讲仁、讲人性善的观点都叫作人道主义，因此长时期以来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人道主义自古就有，在中国起码可以上溯到孔丘的“仁学”、孟轲的“性善”说，在古希腊起码可以上溯到普鲁泰古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甚至更早。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严格从 Humanism(人道主义) 这个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去进行考察。Humanism 这个词是在文艺复兴后期出现的，文艺复兴的早期只有 Humanus(人的) 这个词。Humanism 就是从 Humanus 演变而来的。既然人道主义这个词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在欧洲的历史上出现，那末有什么理由把在此以前的封建社会、甚至奴隶占有制社会中某些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性善的观点都纳入到“人道主义”的概念里去呢？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们对自己的研究开始

得很早。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并没有把自己同自然分开，人只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同自然斗争的进一步展开，人对自然和自己的认识深入了，才开始把自己同自然分开。所以列宁说：“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①人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这件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区分开来之后，在最初还只限于直观，比较深入的观察，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也就是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形态下。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文艺家的作品中，有不少论人的言论。这种言论（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所继承，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提供某种思想资料。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的人道主义，决不是古代某些论人言论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它的直接等同。它的出现是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适应资产阶级从封建制度及其主要的精神支柱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需要。中世纪的神学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一切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神学的侍婢，不冲破神学蒙昧主义的樊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促使生产力有较大的进步。因此新兴资产阶级决心向神学宣战。新兴资产阶级反对神学的斗争，当时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教会内部进行某种改革，以削弱教会的蛮横统治。马丁·路德和教皇利奥十世围绕着“赎罪券”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嗣后的改革主张，是这种宗教改革的典型例子。这种改革虽然对教会的统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它并没有根本否认教会和神学的权威。因此，这种宗教改革运动没有能持续多久。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象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家，后来也投身到反动阵营，攻击起人文主义运动，攻击起理性和科学来了。另一种形式，是世俗的运动，即人文主义运动。这种形式比宗教改革运动要彻底，前者是在肯定宗教的前提下，在宗教的内部进行某种革新，是一种羞羞答答的“非宗教”的活动，而人文主义运动则不同，它以公开的、鲜明的世俗立场同中世纪的教会、神学对立，它要以世俗的权威来代替神学的权威（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人文学者并没有达到无神论者的水平），这种世俗的立场集中表现在 Humanus 和 Humanism 这些词上。人文学者大讲人，大讲人道是用来同神、同神道对立，他们造成一个人道主义运动，目的是要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世俗的教育，造就一种世俗文化的繁荣，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从深度到广度，它都和古希腊、罗马的论人言论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不是代表奴隶主，而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的人道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时期，即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漫长的道路。

有人把人道主义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似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是狭义的，而广义的人道主义包括奴隶占有制和封建时期的各种论人的言论。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从 Humanism 产生的情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道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含义，有其明显的阶级属性，不能把某些貌似相同的思想、观点都放到人道主义的范畴中去。从社会情况来看，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等级特权制的社

会，这种等级特权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所谓王道、天道，而不可能是人道，人道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不能设想，反映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关系的抽象的人的价值概念、抽象的人道概念，会在等级特权制的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就已存在。如果把凡是谈论到人、谈论到人性善的观点都叫作人道主义，那么就会把人道主义这种思潮的范围大大地扩大。照这种说法，中世纪的神学也可叫作人道主义，因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其中也都谈到人。《马太福音》中就谈到要爱一切人：“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①可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神学恰恰是否定人的，是反人道主义的。所谓人道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无非是想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思潮具有永恒性、全人类性，无非是想说明人道主义的观点哪个阶级都有、都能用，以此来抹煞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一阶级实质，以便为把马克思主义也说成是人道主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消融马克思主义这一别有用心的企图铺平道路。

人道主义包括些什么内容呢？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今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历史，人道主义在这一长过程中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所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所谓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人道主义，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有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有实证主义的人道主义，以至修正主义的社会人道主义（即伦理社会主义）和现代神学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现代蒙昧主义的新人道主义（即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但是除了个别的例外，总

^① 《马太福音》第5章。

起来说，人道主义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强调以人为本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而它用以观察历史的准绳，始终是“人类的本性”。因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两个相似的概念，人道主义比人性论的外延要广一些。人道主义所说的人是抽象的人，人道主义总是打着全人类的旗号，借用全人类的名义，似乎它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穿上一件“全人类”的外衣。

怎么看待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我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主张和种种改革方案，这是反映了早期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历史观的基础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人性论、人道主义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范畴。而不是象有的人所主张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似乎根本是两回事。苏联的《百科全书》，在“人道主义”这个条目中，就认定人道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的思潮，或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特点，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相对立的还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且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列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范围，这就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

人道主义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启蒙运动时期，一句话，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它向封建的等级特权制挑战，向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教会和神学开火，充分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建立了自

己的阶级统治之后，人道主义这种思潮逐步失去了它的革命性，逐步变成了资产阶级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一种甜蜜补充，它起到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所起不到的作用，成了资产阶级巩固其统治的一种精神支柱，如同中世纪神学对封建制度所起的作用一样。可以说，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下，成了一种新宗教，成了麻醉劳动人民，使之俯首贴耳听命于资本的剥削、压迫的新的精神浊酒。在资产阶级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以后，人道主义不仅在作用上，变得和它曾经猛烈反对过的宗教神学差不多，而且公开和宗教合流，孔德的“人道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反宗教开始，最后与宗教沆瀣一气，难解难分，这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走过的道路，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从反封建的、革命的、先进的阶级，向维护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动的、落后的阶级转化这一历史过程。因此，不仅把人道主义说成永恒存在的、全人类的思想是错误的，而且把人道主义说成是一种抽象的、合乎人类理性的、始终进步的、甚至是“人类的至高信仰”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说人道主义是“人类的至高信仰”，这本身有点宗教味道，就如同基督教把《圣经》当作“最高的福音”一样。这种观点和孔德的“人道教”一样，要人们对人道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作宗教一样来顶礼膜拜。

人道主义在从进步的社会思潮蜕变为反动思潮以后，变成一种赤裸裸的伪善。在它起进步作用的时候，人道主义固然也有其欺骗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它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套上了一件“全人类”的外衣，好象它不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福利，而是为全人类谋福利，它所要争取的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权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但就其总体来说，它不是

一种完全伪善的学说。而随着资产阶级的逐步走向反动，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武器的人道主义才成为完全伪善的说教。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①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以后，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习惯性伪善的一种表现。

从以上所述可见，人道主义不是超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思潮，把人道主义说成是同人类同始终、说成是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是完全错误的。

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国家的人道主义宣传中，最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也说成是人道主义。作这种宣传的不仅有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些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如存在主义的萨特尔(Sartre)，新托玛斯主义的比果(Bigo)、卡尔维(Calvez)、霍姆斯(Hommes)等等，而且有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右翼社会党人就曾有过这种喧嚣。当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初次披露不久，右翼社会党人看到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如获至宝。由于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使用了某些打上人本主义印记的概念如“人的本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2页。

质的异化”等等，右翼社会党人朗兹胡特(Landsgut)和迈耶尔(Mayer)等就断言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他们说，由于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的发现，必须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认识。他们竭力赞扬这部著作，把它说成是“新的福音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主要关节点”、“给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起源和本来的真正含义，提供了完全新的基础”等等。他们在赞扬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的同时，却竭力贬低、反对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人甚至胡说马克思的成就的顶点是在1843年至1848年之间，说什么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地，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这样，他们就把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剥夺剥夺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专政下，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歪曲、篡改成为追求某种伦理、人道的原则，追求所谓“人的本质的实现和发展”的伦理社会主义。玩弄这种伎俩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等同，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变成一种进行空洞的爱的说教的、感伤的资产阶级伦理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这伙挂着工人代表、社会主义者招牌的叛徒，干的正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时过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老调忽然又重弹起来了，这一次，高唱这种调子的人更多，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到苏修的理论家，结成了一个反马克思

主义的“神圣同盟”，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鼓吹这种论调，喧闹杂沓，甚嚣尘上。例如，神学家梯尔(Tier)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科伦版(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写了一个篇幅很大的评注，标题为《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他认为，马克思在制定他的洞察自然界、社会和历史的创造和终极目的的世界观的时候，把“人及其生活意义”、即“哲学社会学的人本学”提到中心的地位。有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同哲学史上的某些唯心主义流派合流，认为上自古代的诺斯替教派^①，下至存在主义的前驱丹麦反动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唯心主义都和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的意义。新托玛斯主义者霍姆斯(Hommes)就把马克思列为诺斯替教派的一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同新柏拉图主义一起算作诺斯替主义的分支。天主教神学家、人格主义者穆尼埃(Mounier)则拼命捏造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之间的所谓血缘关系，认为调和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新托玛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利旦(Maritain)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个维护“人性尊严”的伦理体系。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真正承认的唯一道德命令，乃是革命的绝对命令，它们根据的事实是：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并且把英勇努力的方向规定为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同时也是全人类的解放。这是一个伦理的命令，因为它是历史的最高必然性。”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受到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

^① 诺斯替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主张耶稣是个普通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上帝的儿子，而是人性耶稣。诺斯替的一个支派幻影教派(Docetics)，则认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幻影。

的庸俗思想的影响；他们曾相信‘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一切的罪恶都来自社会条件；从而他们得出结论说，只有从社会条件的根本改造，才能指望人的身上的人性及其原有的善性的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①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追随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后面，大肆鼓吹这种论调，他们甚至异想天开，要创造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指的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价值哲学成果基础上的对人的完整的辩证看法。”^②这同一个人还在197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研究》的专著。苏修哲学家康士坦丁诺夫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提出不仅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而且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都贯穿了人道主义精神，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说：“无论我们对年轻马克思的早期手稿评价如何高，但是不只在这部著作里，甚至主要不是在这部著作里包含了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实质。”^③可以看到，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人道主义的论调，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初，一直鼓吹到七十年代，参加这种合唱的，有右翼社会党人，有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有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头目。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妄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取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

① 《道德哲学》，法文版，第10章，第4部分，第305—306页。

② 古里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第十四届国际哲学会议文件》第2卷，1968年版，第38页。

③ 《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时代》，1968年俄文版，第169页。

说是枉费心机、完全徒劳的，他们愈是这样做，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愈益深入人心。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只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存在，这种革命的理论就永远不可能被取消。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奴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用人文主义、伦理社会主义、福利主义等等欺骗性的口号，可以蒙蔽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于一时，但不可能永远得逞。工人阶级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终于会体会到，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也好，抽象的人道说教也好，不能根本改变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地位，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人道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相反，它正在麻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斗志，成了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的精神鸦片，终于会被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唾弃。

三

历来的反动派当它政治上愈趋向反动时，往往伪善的口号叫喊得愈响。苏修就正是这样。长时期以来，苏修竭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他们那里是人道主义的乐园，妄图利用人道主义这面虽已陈旧、但仍有某种欺骗作用的旗帜，来粉饰它的法西斯专政。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加强法西斯镇压，变本加厉地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一时期，苏修宣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7页。